



拱极门城楼

壹
花花真定府，锦绣太原城”的说法由来已久，但不见史籍，应该源自宋元后北方流行的民谚。

但民谚，实际上比体现官府意志的志书，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社会普遍一致的认知。

如果分析起来，那时民众对河北真定府和山西太原城两城比较后得出来的判断，“花花”着重强调繁华，突出的是吃喝玩乐的体验；而“锦绣”则偏重夸耀美丽，赞赏的是赏心悦目的感受。

首先为太原赢得“锦绣”美名的，肯定是北宋时期颇有诗人气质的知府陈尧佐。

状元出身的陈尧佐在治理日渐严重的汾河水患时，先在汾河东堤和太原西城墙间的狭长地带深挖取土，筑起一道与东堤平行的新堤，在新堤旧堤之间掘出大面积洼地，然后引入汾河水，蓄成周长5里的湖泊，形成府城和汾河河道之间一个新开辟的巨型缓洪池，以备夏季发洪水时分流度汛。

接着，陈知府率领太原民众在新堤上植下万株柳树，不仅加固了堤防，还顺带营造出一派依依垂柳、丝丝柔条、团团粉絮的溪畔诗景。

太原人把老知府筑起的河堤起名“柳堤”，把新开掘的分洪池叫作“柳溪”，又在柳溪中植下田田荷藕，并在陈尧佐亲自修造的“彤霞阁”东面新造了“四照亭”，再后来，又筑起“秋华堂”和“水心亭”。

一时柳枝影里，涌出多少楼台。“堤内荷开烟树，船头月照波光”，柳溪，成为河东太原府城最赏心悦目的锦绣图画。

貳 王 府 的 私 家 园 林

我家住在杏花岭

马绍民

宋后为太原美景锦上添花的，是明初在北宋府城基础上大规模扩建、新建而成的“崇墉雉堞，壮丽甲天下”的明代太原城。

宋初赵光义焚毁汾河西岸千年晋阳城后，又在汾河东岸重筑太原城。而河东新城城周仅“十里又二百七十步”，较之“周四十二里，东西十二里、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，门二十四”河西晋阳古城，只是一座军镇意义上的狭小城。

晋王朱樞的岳父永平侯谢成，担负了扩建太原城的重任。

谢成先为自己的女婿筑造了“殿宇宫闱宏丽冠诸藩”的晋王府邸，又将宋城扩大两倍多，“展作东南北三面、周二十四”的雄伟之城，达到除南京、北京前后两京外，全国所有城池中最大规模、享有“神京不如”的赞誉。

此时陈尧佐老知府开创的大型园林水景“柳溪”虽已泯灭，但另外两处园林景观与高耸的城堞危楼和巍峨的宫阙庙堂联袂出现，似乎让太原城的“锦绣”面貌更加夺人心魄。

这两处皇家王府园林，一曰松花坡，一曰杏花岭。

松花坡由于没有地名遗存今日，当年松柏含烟、山石叠翠的景象已湮没在岁月尘埃之下。后人只能循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“建制图”和“街巷图”的指引，确定出它大致的位置，它紧靠“红四牌楼”，在今太原五一路以西、皇华馆以北、海子边东街以东的三角区域。

而杏花岭比松花坡更靠近晋王府，处在南华门的东南角，则是名副其实的王府私家园林。与今天这一区域平坦如砥大不相同的是，明代松花坡包括杏花岭所在的地貌，仍是连绵东山向西探伸出来的余脉，地势崎岖而坡高堑深。那时松花坡的侧旁，还有金鸡岭和桂子山这样“山”“岭”的地名。这些隆起于太原城东南的黄土高岗，是在其后绵延数百年的开发建设中，才逐渐被夷为平地的。

松花坡很大程度上还应该是野趣盎然的原生态林地，而杏花岭，则因为加入更多新的人工元素，成为晋王府贵胄出游的优选之地。

杏花岭与金鸡岭的“岭”，都算不上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中那样的峭拔峻岭。而杏花岭得名，也可能不像松花坡那样来自民间，而是寄托着晋王朱樞的主观愿望。

肆 市 民 的 美 好 愿 景

独具人文慧眼的谢成，或是“修目美髯，顾盼有威”的朱樞来太原不久，就决心营造出一处与恢弘晋王府规模和颜值匹配、并富有深刻文化韵味的游憩之地。

山西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说，晋王朱樞为什么把他的王府园林叫作杏花岭，而不叫作桃花岭、梨花岭，这是因为杏花岭这个名称体现着朱樞浓浓的乡愁。

朱樞从南京来到太原，心里一定朝夕惦记着自己在金陵城的难忘时光，虎踞龙盘难再现，但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文化意象或可部分营造。于是谢成或者朱樞根据太原物候，在晋王府南华门外的高坡上人工栽植出一片蔚然杏林，以此抚慰远离“江南佳丽地、金陵帝王州”的寂寞之情。

除了思乡，朱樞之所以把王府园林冠名杏花岭，还因为杏花积淀着中国人文理想的深厚内涵：

第一，杏花初开如火、盛开如雪、红而能白、娇容三变，蕴含无穷意趣。一年之间，这里可以春鉴花海、夏尝杏果、秋饮杏林、冬赏雪坡，花开烂漫、果熟垂金。一道杏花岭，可抵万首诗。

第二，杏花绽放在三春之中，代表着物色清妍、温暖宜人的明媚季节，“沾衣欲湿江南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被古人植入丰富的节俗意蕴和景致观感。唐宋以降，杏花村就已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审美文化符号。

唐代长安的曲江，就曾植有大片杏林。武则天时代，所有新科进士都要按例在曲江杏园摆宴谢恩，然后至大慈恩寺塔下题名留念。“杏园欢宴”遂成为唐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。

因此，盛唐官府和市井，都把杏园赏花视为富有品位的雅赏。杏花和杏林，也更牢固地成为仙、医、儒高尚人格的身份标识，赋予幸运之花和幸运之木的寓意。

对太原古城而言，“春色方盈野，烂漫开满城”，王府园林杏花岭，为太原城的锦绣面貌新赋美好而吉祥的文化寓意。

杏花岭绝代美景延续260多年后，至清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一场莫名大火焚毁了富丽堂皇的晋王府，失去依怙的杏花岭也逐渐荒芜。但到清中叶，杏花岭顽强地焕发出新的生机，坡上老杏新榆再次繁衍成林，再次成为太原城内罕见的大片林地。

日军侵占太原后，杏花岭林地惨遭灭顶之灾，坡上的林木很快被砍伐殆尽。侵略者在光秃秃的坡地上修建出一片操场，每日进行军事操演。

日军投降后，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的操场上修筑城防工事。解放战争时，昔日景观园林成为阎军抵抗人民解放军、困兽犹斗的炮兵阵地。

太原解放后，这片因杏花而名的土地上建起了杏花岭体育场，上世纪90年代，这个当时太原市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又被一片高楼大厦覆盖。

如今，杏林、杏花、杏果在这里已经难觅其踪，但杏花岭这个隽永的名字却化为杏花巷和杏花岭街镌刻在城市一隅。

1998年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，太原市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新区，即以杏花岭的名字命名，锦绣太原城这道绵延几百年的历史文脉，这次得到更明晰、更坚决、也更永久的赓续。

住在杏花岭区的人们，于是重新开始憧憬什么时候这片土地会出现“杏花坡上杏花台、杏花台耸杏花阁、杏花阁饮杏花酒、杏花酒放杏花诗”的醉人景象，并相信，这一天一定会到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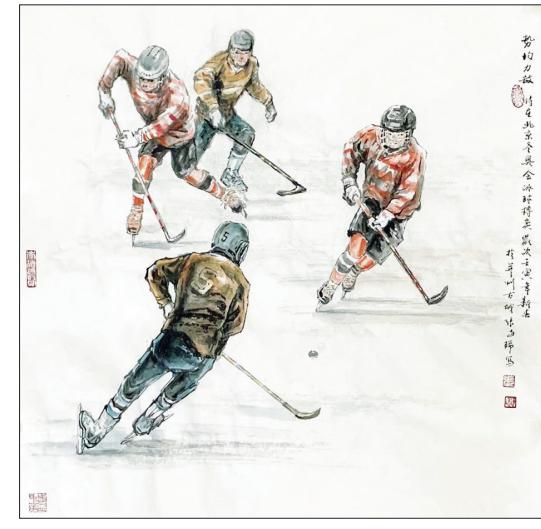
灯下读史

责编 傅晓玉
校对 立君

争分夺秒

携手同行 一起向未来 ——北京冬奥会比赛瞬间

张连瑞 绘



势均力敌



跃击长空



龙腾虎跃